

庞德创译中国诗歌中的空间“象思维”¹

魏家海

(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内容摘要: “象思维”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领悟了象思维的某些特征。庞德的空间“象思维”意识对意象的安排具有重要意义。在各种形式的空间象思维的框架内, 意象在译诗中的组合方式也各不相同, 呈现为不同的意义和美学价值。汉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象思维, 也可以其图像意义分解为译诗的诗行。空间象思维观照了庞德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庞德创译; 象思维; 空间; 意象组合

引言

“象思维”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王树人率先提出“象思维”概念, 并正确地指出, 西方传统的概念思维整个过程都是围绕实体概念展开, 而中国传统思维则以“象”为核心, 围绕“象”而展开。(2006: 52) “象思维”具有深邃的本原性与广阔的包容性。意象是庞德诗学的核心, 尽管西方的“意象”同中国的“意象”概念和内涵迥然有别, 但在庞德的诗歌创作和古诗英译中, 前者深受后者的影响。中国的意象是“象思维”的特殊表现形式。庞德创译中国古诗过程中, 也领悟了中国诗歌象思维, 特别是空间“象思维”的某些特征, 空间“象思维”的功能同意象的关系可以透过庞译勾勒出来。庞译的美学价值同空间“象思维”的关系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空间“象思维”与译诗中意象的分散化

中国古诗中的意象组合方式多种多样, 空间象思维也相应体现这种特征。古诗篇幅短小, 内容和结构尽量避免单调。陈植锷(1990: 83-84)认为: “意象精炼化的程度越高, 组合的方式越多样, 就越能体现‘诗贵含蓄’、‘尺幅而有万里之势’的特点”。胡雪冈(2002)也有类似的观点。因此, 交错式意象组合最能适应这种特征。意象的交错组合就是意象在不同的诗行里纵横交织, 是一种空间象思维的表现形式。

庞德翻译《华夏集》时, 虽然不识汉字, 但他借助费诺罗萨笔记中的译释,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领悟了这种空间象思维的实质, 内化为翻译的策略, 得“意”(交错式空间思维方式)忘“形”(原诗的意象组合形式), 在译诗中摆脱了原诗形式的羁绊, 使用了拆句翻译的创译方式, 译诗中的意象呈移位化的趋势。在庞德看来, 诗形也是一种形象, 拆句法是一种审美诉求, 是译诗的一种创造性的建构美, 意象在分行中构筑醒目的空间美, 作为诗歌创作的“寄体”或媒介, 为诗歌创新开辟了捷径。庞德把原诗中的诸多意象拆分散到短语化或分句化的平行诗行中, 尽管句子的形态发生了变异, 但可以强化这些意象的视觉出现频率, 意象醒目、节奏明快, 增强译诗的可读性, 这同庞德重译文而不重原文的翻译诗学是一致的。

Bassnet (2001: 64)指出: 庞德很少注重“翻译诗歌形式特征”, 因为他“认识到形式在跨文学中绝不能对等”, 强调译文的可读性, 主张“译者应该首先是读者”, 诗歌翻译的形式变异是理所当然的美学追求。因此, 庞德的译诗不像“译”诗, 而是更像“写”诗。诗歌与翻译的关系如同“种子移植”(Bassnet, 2001: 57), 是创作相似的文本, 是形式的“位移”。在庞德的诗歌创译中, 物态象的翻译也是一种“种子移植”, “移植”意味着在不同的诗行中“移位”。虽然从原诗的角度来看“移植”是“失”, 但从译诗的角度来看则是“得”, 因为它释放了语言的能量, “种子”可以另一种形式“开花”。分散的“种子”花开得更加多姿多彩。意象由集中到分散, 是为了释放译诗中意象的表现功能和审美功能。例如,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The City of Choan):

凤凰台上凤凰游, 风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The phoenix are at play on their terrace.

¹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英美的中国古代经典诗歌英译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批准号: 06JA740036)

The phoenix are gone, the river flows on alone.
 Flowers and grass
 Cover over the dark path
 Where lay 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Go.
 The 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 of Shin
 Are now the base of old hills.

The Three Mountains fall through the far apart.
 The isle of White Heron
 splits the two streams apart.
 Now the high clouds cover the sun
 And I cannot see Choan afar
 And I am sad.

上例中，庞德英译李白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的头两行基本采用了原诗的句法结构，把握了原诗的形态思维结构，但是，庞德并不满足因循原诗的结构，而是在结构上创新，译诗结构的跨行拆分强化形态上的显性视觉效果。“吴宫花草埋幽径”分译为跨行连续的三行，使具体的意象“花草”（flowers and grass）、“埋幽径”（cover over the dark path）、“吴宫”（dynastic house of the Go）在这样的形态安排强化了意象的前景化。还有三行诗句——“晋代衣冠成古丘”/“一水中分白鹭洲”/“长安不见使人愁”——分别译为两行跨行句，彰显了意象的排列气势，意象词被提取出来，如“衣冠”（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古丘”（base of old hills）、“白鹭洲”（isle of white Heron）、“长安”（Choan）等具体形象、生动，在分行中格外醒目，译诗求得加深读者的印象。

这种“象思维”把形式作为媒介，通过形态包装意象，彰显译者的形式审美体验，意象分散在不同的诗行中，给人以意象处处开花的印象，为他领导意象派诗歌创作尝试提供一种潜文本范式。他以译诗之名，行诗歌创新之实，既可避免遭受可能的攻击，又突出了原诗中的意象，作为“另类”在当时格外引人瞩目。他关注的重点是物态意象分散化，诗句形式的多样化，意象配置的陌生化。

二、空间“象思维”与译诗中意象的平面化

在诗歌中，空间“象思维”决定意象的组合方式（空间位置）。“美国现代诗日益倾向于明快简练的风格，是受中国诗的影响，肇始于庞德开创的意象主义的新诗运动。”（赵毅衡，2003：221）庞德翻译的中国诗是意象化的诗，译诗的意象组合方式对美国现代诗的创作技巧产生了深刻影响，可见空间“象思维”在译诗意象组合中的重要意义。“庞德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可以说是一为二用、二者合一的二一体”（祝朝伟，2005：170）庞德把翻译方法和创作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亦译亦写，写中有译，译中有写，释放出意象组合产生的裂变能量。

庞译中的意象平面化，即并置（juxtaposition）是典型的意象创译，为庞德的英诗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庞德的“另类”翻译，尽管是建立在对原诗的误读之上，但是渗透了他自己的象思维的模式，译诗的“奇异性”和“陌生化”显示了译者丰富的象思维联想力，从译诗的效果看，意象的空间并置更传神，更具有艺术张力和导向功能。

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使用了脱体法，连接词、动词、副词和冠词等全部脱落和省略，意象并置，产生了平面化的效果，这为其他诗人在创作中迅速效仿。虽然庞德“发明”意象并置的创译方法，受到电影蒙太奇手法和漩涡派绘画艺术的影响，但是归根究底是由于庞德把握了意象思维的本质，即意象和意象并置合成的空间思维境界，并由此产生的艺术张力。不同的意象在译诗里排列组合，其效果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产生爆发力，冲击旧的诗歌范式，达到思维上的创新，以强化语势，增强具体语言特性的震撼力。例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六：

惊沙乱海日，
 飞雪迷胡天。

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aven.

庞译背离了费诺罗萨的正确注译，根据自己的想象，独辟蹊径，按并置思维模式，把

“惊沙乱海日”分解为“惊”——“沙乱”——“海日”，分别译为“Surprised”、“Desert turmoil”和“Sea sun”，几个意象词并列构成一句诗行，不用任何连接词，空间配置上取得了最经济的效果，英诗传统中没有此类句法，这样的创译抛开了传统翻译方法的常规，为英诗输入了新的语言模式和风格。第二句的译文基本是模仿原诗的句法，是比较松散的意象组合。又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四：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There is no wall left to this village.

上例中的第一句的译文也是典型的意象并置，“荒城空大漠”被切分为“荒城”（desolate castle）——“空”（the sky）——“大漠”（the wide desert），庞德的意象思维善于把立体的空间集中在一句诗行里，译为名称短语，无需添加其他成分，使立体画面平面化，即意象空间的平面化，尽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英语句子，而基本上是对原文意象的模仿，译诗明显受到原诗意象思维的影响，但是，其浓缩的信息贯穿在并置的意象里，描写了空旷沙漠里的壮观，是一种创造性主体审美特征，其陌生化吸引了当时不少诗人和读者的注意。限定性词语的脱落，动词的省略，有利于静态画面的拼接，可为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虽然表面上是庞德的硬译，但实际上他另有用意，是意象思维在译诗中的具体化和表征化，是对诗歌英译传统的深度撞击。译诗中的意象平面化，是空间象思维在平面上的投影，为英语读者提供了新颖的审美空间。

三、空间“象思维”与意象的立体化

意象叠加(superposition)也是典型的意象空间组合方式，也是一种翻译方法，它是意象并置的一种特殊形式，指比喻性意象（隐喻）不用连接词直接与所修饰的意象连在一起（赵毅衡，2003：228）。意象在同一诗行或者不同诗行中叠加，本体和喻体组合，它们之间的隐喻关系由读者联想推断而出，即“同一意象往往由不同的词语来表示”（陈植锷，1990：82），它是意象思维中平面意象在句子中的立体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模糊的并列关系，而是明晰的叠床架屋式的立体层次关系，意象空间更加明确，因为彼此互不相干的两个意象可以构成比喻关系，强化了叠加通过跳跃式想象产生的意义聚合效果。例如，庞德在出版《华夏集》之前创译了汉武帝的悼亡诗《落叶哀蝉曲》（Liu Che）：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德，
感余心之未宁。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这首诗的英译，庞德改动幅度很大，如“虚房冷而寂寞”译为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听不到脚步声），把抽象的情感具体化，而如下几句：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而树叶/卷成堆，静止不动。/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都是译者对原诗背景和情感的阐释和补充。原诗中的意象“虚房”和“落叶”叠加在两行诗行里，根据意象思维的特点，这对叠加意象喻为“思念和哀愁”。译诗并没有译为叠加意象，而是分解为两个独立的意象，灵活自然。且原诗最后两句删除了，“落叶依于重扃”成了俳句式的“叠加意象”，译为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一片粘在门槛上的潮湿叶子），意即“哀愁象落叶”，这里的意象叠加是一个由定语从句修饰的名称结构，译句中意象空间层次分明，呈立体化形态，效果生动、具体、形象，是典型的空间意象思维。又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这是一首充满意象的送别诗,“西辞”、“烟花”、“孤帆”、“远影”、“碧空”、“长江”和“天际流”等意象组合贯穿整首诗歌,意象思维统领送别友人的感伤主题,译诗抓住了原诗的主旨,但创作的成分很浓厚,尤其是“烟花”译为the smoke-flowers(象烟雾似的花),即“烟雾似的花”(雾霭)“笼罩(blurred)”在江面上,朦朦胧胧,孤船消失在江雾中,诗人孤独地注视着远去的船,留给诗人无限的惆怅。尽管是对原诗意义的误读,但此译法是典型的意象叠加,叠加意象增加了译诗的审美艺术性和创造性,是整首诗的关键意象,烘托了离别伤感的气氛,这也是意象思维跳跃的结果。但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译诗作为一种创作的媒介,意象叠加作为象思维的方式之一,是意象阶段的思维方式,反映了具体的象思维的“小宇宙”中的关联和联想关系。意象之间表面上没有必然联系,但思维的想象把这些意象串联起来,汇集在这个“小宇宙”中,发挥其发散分布中的凝聚作用,为英诗创作铺垫了一个表现的途径。

四、空间“象思维”与译诗中字象句法化

石虎(1996)提出汉语“字思维”概念,受到汉语语言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汉字的《六书》造字法中的前四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都是以“象形”为核心,实质是“字象”思维。汉字的字形历经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的符号化过程中,都没有改变象形性作为汉字的根基。(王树人,2006:56)同英文重语音不同,汉字重书写,被视为书写的神话,原因之一就是汉字本身形象代表了一种象思维。“字象”思维就是一种微观空间象思维。

其实,一百年前,美国的东方学者费诺罗萨未发表的论文《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就注意到汉字象形思维的特征,“费罗诺萨的理论同庞德积极开拓的现代主义诗学是一致的”(Froula,2003:61),庞德深受启发。费诺罗萨(1994)认为,“汉字的早期形式是图画式的,但即使在后来的规约性的变动中,它们对形象思维的依靠也很少动摇”,“大部分原始汉字,甚至所谓部首,是动作或过程的速记图画”。换言之,汉字在词源学上是诗学的象,在结构上以象形表意(ideographic),在诗学上表现为图画式的构型,字画同构。在微观层次上,汉字的空间象思维的特征显而易见。例如:

太阳藏在萌发的植物之下=春
太阳的符号纠缠在树的符号中=東(东)
“稻田”加上“用力”=男
“船”加上“水”=舟(水波)

费氏据此认为汉字的形态相似性和表意功能之间,汉字的字象和物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种掺杂了对汉字隐喻功能和叙事功能误读和误释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汉字的“字象”思维。石虎(1996:37)先生指出:“字象是汉字的灵魂,字象与其形相涵而立,是汉字思维的玄机所在。”可见,字形和字象的关系在字思维中的重要性。领悟了字形对应的字象意义,就把握了字思维的精髓。洪迪(2003:47)把“字思维”界定为“基于字象的诗性思维”,也抓住了字的形和意之间关系的本质属性。王岳川(1997:48)也注意到了汉字“字形、字象、字音、字义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关”的文化价值。字象思维是空间思维在汉字内部的缩影。

庞德深受费氏影响,也认识到汉字是由象形的笔画、字根或部首构成,理所当然地可以拆解成相应的部分。这启迪了他的翻译灵感,在翻译《诗经》中,巧妙使用这种方法,把某些词拆

解,分译为短语或句子。这如同“宇宙”爆炸,“小宇宙”(庞德认定的象形字)扩张成了“大宇宙”(庞德翻译成的句子或短语)。例如:

《诗经》中《北风·静女》中的“静(靜)女”译为 lady of azure thought, 庞德翻译的理据是把“青”字从“静”字中拆解出来,“青”在汉语中是一个多义词,其义项之一是“蓝色”,译为 azure, 其后的 thought 是译者添加上去的。而“变(變)女”译为 Lady of silken word(丝言之女),“变(變)”本义是“美好”的意思,庞德将其拆解为“丝一言一丝一女”,故有此译。

《诗经·小雅》中有“渐渐之石,维其高矣”,两句译为:

where the torrent bed breaks our wagon wheel,

Up up the road, ...

其中,“渐”(漸)字可拆分为“水,车,斤(斧砍)”,庞德联想到湍急的河床割破了车轮,由此词半译半写为 where the torrent bed breaks our wagon wheel, 所以,一个字分解为多个意象,这些意象组合成译语中的一句话。又如,

《诗经·大雅》有两句诗“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High, pine-cov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Proud ridge-people of heaven, roof-tree

原诗中的“崧”(通“嵩”)和“岳”(嶽)都意为“高山”,但庞德根据它们的字形分别解构为“盖满松树的山”和“回声”(山中两只犬之间的“言”),故第一句译为 High, pine-cov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松树覆盖的高山充满回声)。

再者,《诗经·大雅·招旻》里“天降罪罟,蠹贼内訌”。

Heaven let down a drag-net of ill-doing,

The locusts have gnawed us with word-work.

第一句译得相对忠实,但第二句中的 word-work,是由“訌”(訌)字拆分为“言—工”而来。

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自己的密切关联,为庞德在译诗中把字象图像分解为句法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庞德使用这种方法在《诗经》翻译中并不普遍,且这种解释大多牵强附会,但这无疑是一种新颖的创译手段,庞译“读起来象诗歌创作尝试”(Eoyang, 1993: 197),也是解构和建构手段,为原诗的解释增添了多元性。“尝试”是庞德的“诗歌革命”的目标和审美诉求。字象句法化是庞德脱离原诗句法桎梏,以译语为指向的翻译创作模式。

五、结语

庞德中国诗的创译是“象思维”感悟式的翻译,无论是意象组合的空间配置还是意象的浪漫化,以及字象的图像分解,都是“象思维”的思维框架内的翻译运作,带有很强的创作意图性。庞德的创译是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Beech, Christopher.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etry*[M].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6.
3. Eoyang, Eugene Chan. *The Transparent Eye*[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4. Froula, Christine. The Beauties of Mistranslation: On Pound's English After Cathay[A]. *Ezra Pound and China*[C]. Zhaoming Qian, 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5. Nadel, Ira B. *Ezra Poun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6. Wilson, Peter. *A Preface to Ezra Pound*[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吴其尧. 庞德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8. 祝朝伟. 建构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9. 陈植锷. 诗歌意象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0. 胡雪冈. 意象范畴的流变[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11. 王树人. 喻柏林. 论“象”与“象思维”[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4).
12. 王树人. 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 学术月刊, 2006(6).
13. 王前. 论“象思维”的机理[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3).

- 14.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J].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15.王岳川.汉字文化与汉语思维——兼论“字思维理论”[J].诗探索, 1997, (2).
- 16.石虎.论字思维[J].诗探索, 1996,(2).
- 17.洪 迪.字思维是基于字象的诗性思维[J].《诗探索》2003 年第 1-2 辑.
- 18.费诺罗萨. 著. 赵毅衡. 译.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J]. 诗探索, 1994.(2).

Spatial Image Thinking in Poun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poems

Abstract: “Image thinking” is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a. Ezra Pound realize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 i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classic poems in to English. Pound's consciousness of spatial image thinking is significant to the image combination in his transl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various types of spatial image thinking, the images are differently combined in the translated poems and subsequently they have different meaning and aesthetic value. As a particular category of spatial image thinking,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split into English poetic lines based on their picture meaning. The spatial image thinking cares about the interaction of Pound'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Key words: Pound's creative translation; image thinking; space; image combination